

C40-4514

靈山旱地紅蓮發白眉老翁咲不歇轟轟洪韻震東
西八萬迷徒猶未瞥

黃蘗勝

世尊舉華迦葉微笑殃及兒孫上祖不了

楊無爲

飲光誰謂悟拈華微笑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圖傳大
事赤眉終不打貧家

祖印明

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七衆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
盛自得兒孫滿大唐

草堂清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
寒潭月皎

長靈卓

世尊迦葉不相知陷帟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真實

C40

4514

247

R 64853

支那
撰述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六之
十



撰述
僊子持來別是春還將分付與僊人可憐壞衲曾微
咲有理傍觀不解伸

佛印元

霜風刮地埽枯荑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梅先漏
泄一枝獨向雪中開

佛慧泉

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
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白雲端

拈花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
囑不唯天上與人間

保寧勇

教外全提辨別傳飲光閉目咲無言可憐十萬靈山
衆不薦當頭一著玄

照覺總

相靈山會上付他誰

張無盡

舉華示衆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藏不
得又隨流水落人間

南華 曷

聞琴作舞見華破顏一彩兩賽天上人間

旻古佛

百萬人天普請看頭陀末上獨開顏堪咲衣穿瘦骨
露一肩授手搭金襴

佛燈珣

飲光當日咲無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韶絃成一
曲至今清韻出人天

雪峯 預

拈花已落微咲後咲出精神拈處先一片銀蟾無晝
夜十分光影向人圓

佛心才

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花時會中不得雞峯
老無限清香付與誰

正覺 逸

兜羅綿手舉花時風遞幽香幾個知除却雞峯迦葉
後誰人眼内有瞳兒

慈受 深

百萬人天望舉揚拈華微咲太乖張幾多業識茫茫
者問著勞生沸似湯

龍門 遠

海水翻空袞底流魚龍鰕蟹信沉浮可憐金色頭陀
子直至如今咲未休

鼓山 珪

一花拈起便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
斷枝枝葉葉盡芬芳

疎山 如

拈起一枝花風流出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
徑山杲

靈山用處許誰知迦葉偷顏笑展眉動便最初先漏
世兒孫扶取上玄機
楚安方

瞿曇拈起花枝迦葉微開笑面要知造物無私更
聽黃鶯一轉
石碧明

拈花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椿搖櫓
者竹篙量水轉譏訛
寶華鑑

古塚露枯骨窮源逢斷橋一番新雨過翠色滿林梢

白楊廟

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默然雞足峯前

坐猶把金襴誑後人
尼無著總

末後無端重漏泄焦齒翁翁嚼生鐵玉鞭擊碎月明

珠累及兒孫揚醜拙
湛堂深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天際二輪更相互照若能截斷

老瞿曇閉目黃河只一跳
惠通旦

雪壓怪松露風高野渡橫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万年閑

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回頭
早免見兒孫墮黑山
應菴華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一對鐵錐渾無孔竅

佛照光

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勾賊破家致令千古之下兒孫
逐惡隨邪

蒙菴聰

世尊不曾拈花迦葉不曾微笑大地總是兒孫誰明

向上一竅

肯堂充

白日青天開眼放尿黃面瞿曇一場漏逗

木菴永

拈起花來尾巴已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

無門開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
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頌

曰

影略門前倒刹竿箇中消息授傳難玲瓏侍者能相
委盤走明珠珠走盤

天童覺

金襴付外有何傳倒却門前舊刹竿不取一時爲上
瑞百千年後與人看

草堂清

金襴付外別何傳呼應雖勤意未圓迦葉更能施善
巧刹竿倒却貴安然

覺海元

花葉聯芳信有期飲光抗召劃芬披而今莫問當時
事路上行人口是碑

正覺逸

金襴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刹竿
子免教依舊倚牆邊

白雲瑞

象王行處絕狐蹤象子雄雄繼此風休說二千年後
事縱塵沙劫又何窮

保寧勇

金欄傳外更瞞預漏泄天機倒刹竿東震西乾扶不
起至今殃禍及兒孫

照覺總

提起金欄惹倒刹竿步步踢著綠水青山

旻古佛

慶喜門前倒刹竿金欄傳外有何傳天然外道無師
證爭奈威音佛已前

張無盡

金欄傳外更何傳背角泥牛痛下鞭哮吼一聲魔膽
裂翻身踏破碧潭烟

南華昌

難兄難弟問來端百衲金欄通代傳弟應兄呼成底

事免認刹竿頭指天

佛燈珣

心心相照始相知金色頭陀別是非五里牌從郭外
看當人不肯怨它誰

道場如

琉璃殿上付金欄棣萼聯芳得二難門外刹竿從放
倒免教南北問風幡

上方益

弟兄相應鵲鴿原相喚相呼豈等閒金欄之外傳何
物向道門前倒刹竿

文殊道

頭陀飲光多聞慶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狹路
兩相逢裂轉雙睛無處避便向門前倒刹竿丈夫自
有衝天志

慈受深

草衣木食道人高傳得金襴意氣豪此外已知無別
法刹竿倒處累兒曹

疎山如

收禮金襴傳外復何傳報道門前倒刹竿好笑踏青人
爛醉滿川桃李自無言

石碧明

恒薩阿竭二千年密付親承盡浪傳直至如今成露
布刹竿依舊倚門前

大洪恩

鳳毛麟角一般奇弟應兄呼豈不知堪咲靈源春雨
後落花流水自相宜

開先瑛

多子塔前承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驪珠迸出刹竿
倒直得寒光徹四鄰

佛性泰

等閑饒舌話金襴便與當頭倒刹竿從此天倫轉無
義冷光猶自逼人寒

晤堂遠

弟應兄呼盡不成誰人肯向裏頭行自從家破人亡
後直至如今事轉生

月林觀

弟應兄呼有禮有義虎咬大蟲蛇吞鱉鼻倒却門前
刹竿著庵蘇嚕蘊嚕悉咧悉咧

退菴奇

翡翠羽毛麒麟頭角弟應兄呼振動海嶽路遠夜長
休把火倒却門前刹竿著

高原泉

家家門口透長安不見纖毫眼界寬無法無人誰付
囑難兄難弟自相謾

雪菴瑾

倒却門前斜竿全提那涉玄端鬪身不坐空王殿月
照千峯夜色寒

足菴鑒

面面相看眼厮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
斜竿著鳳棲不在梧桐樹

無準範

寵弟常常在侍邊傳金欄外問何傳自家兄弟無多
事只道門前倒斜竿

開極雲

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雲衲慶

收增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父母非
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八

祖以偈答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
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
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頌曰

間却年光半百春可憐嫌富不嫌貧祖佛非道求何
道父母不親誰更親七步豈勞蓮捧足無言須信鑑
生塵禪門自古牢關鑰漏泄家風是此人

佛慧泉

見處孤危立處高急如火利如刀到家問路家何
在掀倒碁盤脫布袍

瞻堂遠

半生足不履地軒知蹋徧天涯得箇冬瓜印子至今
目瞪口呿

松源岳

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
得優曇華發火中春

高原泉

父母非親親是誰雙眸炯炯帶雙眉舍元殿上不相
識正是岷峩相見時

石溪月

收增

十祖脅尊者本名難生處胎六十年神珠夢應
誕生之日滿室光明出家得道至一林中有富
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
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
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
是法器卽與剃度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

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 頌曰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清風拂白月地角接天涯
碎玉凝朝露殘陽送晚霞寒山逢拾得拊掌咲嗶嗶

南堂興

諸佛亦非窮子腹肥纔一頓飽忘百日飢二十拄杖
十分槌免教辜負兩莖眉

電捲星飛珠回玉轉打破面皮赤心片片

瞻堂遠

收增

十四祖龍樹大士見十五祖迦那提婆來先令
侍者將一椀水致面前提婆見乃取一鍼投之
祖由是大喜 頌曰

龍猛孟中水提婆毘上鍼人人爭得失箇箇話疎親
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礫礫下獲黃金
琅邪覺

漏傳長樂未央靜月瀉甘泉太液秋夜半樂聲回步
輦喚回三十六宮愁
心開貴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乘劒於前曰
師得蘊空不祖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不祖曰
已離生死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
有何恡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
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玄沙云大小師子尊

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頌曰

尊者理非謬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刃落彼此沒毫釐
永明壽

楊子江頭楊柳春花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
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龍門遠

作家手段天然別不辭臂墮除妖孽萬里歌謠賀太
平夜夜清光輝雪月
大瀉智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禮也
佛性泰

船子下楊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動悲愁

鼓山珪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虧劍刃
鋒何似秦時轆轤鑽

徑山泉

君王寶劒不虛施尊者遭逢也大奇從此清風徧震
宇太平消息幾人知

武菴體

吹毛劒首乾坤黑臂墮山河掩日光趯起須彌頭倒
卓方知兩兩不成雙

湛堂深

尊者何曾得蘊空屬賓從自斬春風桃花雨後亂零
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映菴鑑

口念木瓜醫脚氣紙畫鍾馗驅鬼祟一生若解和羅
槌日日喫酒日日醉

懶菴樞

佛法王法更無兩樣直下一刀未爲諦當

月林觀

師子頭落屬賓臂折各人眼底有西施誰家甕裏無
明月

朴翁鈺

遇著山中人便說山中話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孤峯深

覲面當機掣電飛當機覲面誰能用一劒分身定死
生君王萬古聲名重

水菴永

劒下十分真難藏獨露身江流石不轉獨有蘊空名

北磬簡

夢中要渡深溪水伎倆多般進不能驀地覺來伎倆

盡牀頭山月已三更

石菴瑤

蘊空誰見法中王
靚體何曾礙劍光
古廟藤蘿穿戶牖
斷碑風雨碎文章

雪菴瑾

夜闌天際墮金盆
膝上焦桐調轉新
易水悲風輕按指
鸞膠難續斷腸人

虛堂愚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印土國王請師齋次王
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師云貧道出息
不涉世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
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
力 大瀉智云諸仁者還見二十七祖看經麼

行時脚跟不著地坐時心識似風飄乃頌曰

秋高月色連雲白
澹泊禪心滋味長
歷歷分明今古意
何須特地更商量

靈犀翫月璨含輝
木馬遊春駿不羈
眉底一雙寒碧眼
看經那得透牛皮
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
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
寒山忘却來時路
拾得相將攜手歸

天童覺

入息未嘗居蘊界
出息何曾涉萬緣
一聲渙笛離南浦
依舊蘆華深處眠

懶菴需

東土諸祖

東土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卽西土二十八祖初
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
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
下識此人不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
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盍國人
去它亦不回 頌曰

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
江豈免生荆棘盍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
休相憶清風市地有何極師顧示左右云這裏還有

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

雪竇顯

客從方外來一人也弗識無心得可傳九年空面壁
冷坐寥寥不自安手攜隻履歸西國

法雲秀

凡聖縈纏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殿下無謀
略剛被胡人亂一場

泉大道

廓然一鍬遼天不識重下錐刺梁帝不知何處去千
古萬古無消息

正覺逸

廓然絕聖猶方便不識天顏今對面對面不契渡長
江北去少林方眷戀

覺海元

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峯前

坐梁王休云更去招

白雲端

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個金剛
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保寧勇

廓然無聖不須徵句後通機是眼睛莫怪相逢不下
馬奈緣各自有前程

雲漢恭

第一義廓兮零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辨春
分并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

上

方益

聖諦第一義門廓然無聖誰尊堪咲江南三月裏鸚
鵡啼在百荅村

太平古

閒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婦衣幾度著來呈伎
倆暗中曲調少人知

成枯木

遠泛鯨濤入大梁廓然無聖對君王可憐寸徑無人
鑑却與相如依舊藏

佛心才

不解作客勞煩王人面無慚色少喜多嗔

長靈卓

始鳴阿閣一聲鐘日暖蒼龍睡正濃再擊鳳皇臺上
鼓半夜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虛費平

佛鑑勲

生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狼藉
展陣開旗便要贏誰知御駕不親征把定鏐旗收陣
腳直向熊峯不出兵

佛燈珣

當時下壁親持獻未遇徒然更再三折葦渡江江上
水滔滔今古色如藍

夢菴信

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輕一
撿果然提起活人刀

雪堂行

廓然無聖露全身覲面相呈已隔津莫問梁邦并魏
苑一華五葉自然春

雲巖因

續胡僧對漢主廓然無聖語復云不識渠神驥捉老
鼠捉不著千里清光渾失却

石砬明

黃金鑿白玉椎鑿開混沌竅透出玄元機

正堂辯

老胡元不渡長江孰謂曾將一葦航堪咲普通年遠

事兒孫多是錯商量

寅堂允

踏翻地軸地不動推倒天關天更高穩泛鐵船歸少
室至今天下起風濤

雪菴理

強將不識鼓唇牙胡語如何亂得華若使老蕭皮有
血定應趕逐過流沙

天目禮

一言既出駟難追賴遇梁王放過伊楊子江頭航折
葦浪頭何似問頭危

朴翁鉅

五葉芬敷自一花無人圖蔓剪根芽不教著脚金陵
地猶恨蕭梁未作家

北磬簡

金烏飛上玉闌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這些傳不

得落花流水太無端

天童淨

提起須彌第一槌玉門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
力應悔迢迢萬里來

癡鈍頌

玉簫吹徹鳳皇臺古殿深沉曉未開滿地落花春已
過綠陰空鎖舊莓苔

虛堂愚

萬浪千波一葦橫翩翩隻影可憐生老蕭若會截流
句楊子江頭放你行

石溪月

一葦截流深心叵測梁土太平魏邦著賊

雪屋珙

遠到支那十萬餘清波無路一莖蘆而今面越之燕
者對朕還會識也無

德巖祐

廓然無聖真實語對朕者誰心未息本光燦爛照十
方無量劫來到今日

橫川珙

西來十萬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睡
穩九霄雲淨鶴飛高

雪巖欽

增收

達磨大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頌曰

急水波心下直鉤魚龍蝦蟹一時收祖師活計無多
子惱亂春風卒未休

松源岳

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
於九年方得二祖傳法 頌曰

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孤坐謾言教外別傳爭奈

不識這個

白雲端

十萬途窮得到梁
梁王言語不相當
少林不假東君力
五葉花開動地香

佛國白

精進翻成怠憶
莫守癡禪兀坐
少林面壁九年已
被

梁王勘破

祖印明

六宗調伏向東來
五葉芬披震旦開
冷坐九年人不識
手攜隻履又空回

草堂清

泛舶來梁自普通
一槌擊碎有爲功
謾言面壁無言說
爭奈當門齒露風

佛性泰

航海榆山緣底事
游梁歷魏意何傳
九年面壁垂慈

切剛被時人喚作禪

太平古

九年熊耳空留隻履
一花五葉春風四起

旻古佛

達磨西來未足誇
少林捏目强生花
得皮得髓徒分

別妙性圓明本不差

疎山如

少室山前風過耳
九年人事隨流水
若還不是弄朝

人切須莫入洪波裏

鼓山珪

金鰲一掣滄溟竭
徒自悠悠泛小舟
今日烟波無可

釣不須新月更爲鉤

徑山泉

祖師面壁九年餘
此是西來末上機
直至如今天

下客强將言句爲施爲

南山省堂五

千鄉萬里尋知己一語臨機不契梁面壁九年居少
室覓心千古累神光

天童覺

一片虛凝地丹青畫不成聖賢難啓口佛祖強安名

正堂辯

祖師遠遠來東土面壁少林坐九年二祖傳心親得
髓筭來早是已輸先

高菴悟

喪盡家財無本可據赤手殺人彌天罪過

木菴永

渡江一葦風濤急少室九年空面壁錯把安心露一
機至今滿地花狼藉

皖山凝

不契梁王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慚惶九年面壁成何

事賺却平人入鑊湯

湖隱濟

九年面壁轉身無策冷地有人奮一臂力

月坡明

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曰時將至矣盍各

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

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

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

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

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

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法付

衣頌曰

神光三拜退後立瀑布崑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逞圓通卻使老盧雙淚泣

天永懷

少林真嗣擇全才諸子紛紛點額回衣法莫言容易得曾憑三拜作良媒

正覺逸

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弑霸王如何獨有無言者坐斷毗盧不可當

保寧勇

四維上下絕遮攔湧出冰壺印碧天無孔笛中藏六律一聲驚起釣魚船

成枯木

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未端的皮毛脫盡孰親疎誰言得髓能情息

圓通秀

當門齒缺真堪咲面壁無言坐九年皮髓些些分俵了依前慙懣返西天

地藏思

誰透少林關三拜仍依位立雪要心安忘形甘斷臂

祖印明

缺齒胡僧到大唐却將皮髓强分張九年慙懣空歸

去添得華人咲幾場

佛國白

收續弟昆各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來無

一語鼻孔纍垂蓋口脣

雪竇宗

一從三拜後千古錯流通永日無人到蕭蕭檜柏風

龍門遠

社舞村歌咲殺人騎牛挑鼻走成羣三杯酒罷歸家
去畱得豬頭礙塞人

正堂辯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懶菴樞

捏目生花立問端得它皮髓被它瞞這般瞎漢能多
事六月無霜也道寒

簡菴清

死款都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髓論高
下爭見花開五葉紅

高峯妙

收增達磨大師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曾移易一絲

毫許 頌曰

東西縱目乾坤闊玉露澄秋氣宇高山是山兮水是
水何曾移易一絲毫

葛廬覃

收增

達磨大師既葬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西域

回遇祖於葱嶺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
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
茫然別祖東邁暨復命卽明帝已登遐矣迨啓
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
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 頌曰

熊耳宗師葬洛陽龍城天子泣千行迴擔隻履惹山
上驚殺梁王與魏王

剋符道者

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墨
師心兮戴手攜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

瑯覺

琅

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人耳空自肩擔跣足
行何曾踏著自家底

五祖演

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年皮髓分張
盡隻履空棺更誑人

東山空

闔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

虎丘隆

梯山航海自西來誰謂梁王眼未開一句等閒輕勘

破九年端坐冷如灰來時打落當門齒去後空留左

子計切

腳鞋到底往還無箇事依前隻履又空回

開

善祖

航海東來點兒落節爲法求人自作深孽賴遇梁王
是作家有理直教無處雪及乎隻履復西歸葱嶺無
端重漏泄不漏泄分明弄巧反成拙

尼無著總

颺下一隻履明明不覆藏兒孫纔著脚徧地是刀鎗

妙峯善

九年冷坐已敗闍隻履西歸更脫空後代兒孫空妄
想鷄鳩啼不爲春風

雪菴瑾

死也不伏埋殯偷攜隻履西歸不被宋雲捉敗官司
何處尋屍

孤峯深

附增

禾山方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
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
箇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
諸人要見麼乃頌曰

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
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宣興居士曹師儉施貴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六卷 懷章沙彌德定
對 長洲徐晉書 梁水端學表刻 萬曆丙申李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東土諸祖

二祖慧可大師初至少林叅承達磨立雪斷臂
悲淚求法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
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
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
寧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

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祖於此悟入 頌曰

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願安心地
汾陽昭

斷臂難於立雪難覓心無處始心安誰知萬頃蘆花
正覺遠

境一一漁翁把釣竿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
白雲端

冷鼻孔依然搭上唇
覓心不可得處處逢知識無用一雙眉同渠超百億
雲居社

立雪齊腰成底事以刀斷臂亦奚爲從門入者非家

寶休帶西來老古錐

地藏恩

思量何用覓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深曾立
處不知誰是雪中人
佛國白

少林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尺
雪天寒何止普通年
楊無爲

覓心不得已安心屠肆姪坊嗣少林爭奈子孫嫌直
截諸方五味苦參尋
張無盡

斷臂覓心心不得覓心無得始安心心安後夜雪庭
際滿目瑤花無處尋
草堂清

覓心不有三拜聊施靈焰益熾肯首自知回觀法印

全彰處江月松風盡入微

佛心才

父財子用父用子財覓心無處心眼自開

長靈卓

若有絲毫付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迷逢處八兩元來是半斤

龍門遠

三拜勤劬雪到腰覓心無處強相饒神光冷地思量著始覺春來雪自消

佛燈珣

二祖當年立少林滿庭積雪到腰深叉手當胸無一事不求不覓不安心

鼓山珙

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謾

徑山杲

續不待七處徵當下便不見徇孫水上打鞦韆新羅

王子放一箭高著眼分明穿破波斯面

石碧明

立雪齊腰寶刀斷臂不動神情十方遊戲

白楊順

二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饒覓得心無有未免全身被陸沉

誰菴演

屈節從長也大拚雪堆斷臂仰高寒鐵牛鞭起能峯下一吸黃河徹底乾

或菴體

達磨九年面壁坐深雪之中得一箇得一箇森羅萬象平分破

尼無著總

拈刀截臂露全真忘却求安心底人若是當時知痛

痺老胡何處著渾身

無際派

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
息菴觀

眼那知已被老胡謾
隱山璨

平地無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覓得安心
雪菴瑩

雪菴瑩

法還我娘生一臂來
自有覓不得無端面發紅翻身喫一趂兩手摸虛空
石室輝

深雪堆中斷一肢老胡抑下十分威當時便好掀翻
去未到教他死馬醫
二祖當年不丈夫分皮分髓被塗糊可憐要乞安心

法直至而今一臂無

毒菴常

覓心無處覓當下便心安早知冰是水兩臂定完全
石田薰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不言名氏爲居士

謁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

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我

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

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

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

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

器之卽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執侍二
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眼藏說偈密囑護持無
令斷絕後居舒州潜皖山谷或司空山 頌曰

潛溪水急天柱峯高洞然明白不隔絲毫從來生計
平如掌後世兒孫弄海潮

揚無爲

罪已無根性已空正生風處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
水一派清流入海中

佛國白

說罪師前請懺除罪忘心滅兩如如誰知璨是僧中
寶來往司空山下居

草堂清

半醒半醉臥街衢忽悟通身業本無三昧若從人處

得効輦何異更塗糊

成枯木

無孔笛子瓊拍板五音六律皆普偏時人不識黃番
綽笑道儂家登寶殿

五祖演

風恙纏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霄翼

旻寸佛

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清風劈面來罪
花業果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功痼病不假驢馳藥

佛鑑勲

續渾身燥痒倩人搔入骨搔來身已勞一下被伊搔
著了平生痒處一時消

水菴一

二祖安心三祖懺罪逐惡隨邪成羣作隊只許老胡

知不許老胡會

退菴奇

彌天罪過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稜俱蹋地儘教後代亂鍼錐

無門關

平生罪性覓無踪直得乾坤大地空天地依然高突

兀潛溪一派自朝宗

癡絕冲

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

大歇謙

罪過彌天乞懺除看時伴有寬渾無直饒言下滅胡族冷地尋思不丈夫

石室輝

四祖道信大師初爲沙彌年始十四禮三祖曰

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師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乃付衣法住蘄州破頭山學侶雲臻攝心不寐脇不至席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不衆默然弘忍曰莫是和尚它後橫出一枝佛法不師曰善唐太宗響師道三詔不赴就賜紫服

頌曰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仰之雙峯巍巍懶融不得西天鉢直付黃梅路上見

楊無爲

島外逢師解縛歸雙峯山下獨幽奇卻將衣鉢爲人

事乞與黃梅箇小兒

佛國白

道出乾坤動至尊飛雲三詔不離雲求人的嗣周家

子遙望牛頭紫氣分

草堂清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彌莫饒

舌百年逆旅要同塵

覺範洪

無縛無釋脇不至席分開一貫兩箇五百

吳古鼎

牛頭未生梅子熟也翫步人間池成月下鳳書三到

懶開眸白蓮峯頂光相射

雲岳因

續堅辭鳳闕紫泥詔玷辱宗風箇古錐坐斷雙峯無

寸草愛松留得礙人枝

無門問

掀翻解脫脫巢窠從此縵天布綱羅落賺小兒猶自

可一枝橫出轉饒訛

癡絕冲

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脫未必右軍驚便是支郎雀

石田薰

破頭峯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

處不應分付小孩兒

沙室睦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祖

告曰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

遲汝師諾遂往周氏家女托生因拋濁港中神

物護持至七歲爲童子四祖一日往黃梅縣逢
一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曰姓卽有非
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無性耶曰
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後令出家後
付衣法居黃梅東山 頌曰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藕花開
峯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

楊無爲 二

日出而作栽松爲樂昔栽幾何今滿嵒壑白頭人去
小兒歸笑殺林梢千歲鶴

在聖權方世莫評雙峯密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傳

鉢託陰重來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靈報母願
何增如今海內宗風徧只爲春中擇得能

白雲端

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舊顏人却少年松已
老是非從此落人間

佛國白

誰是前身孰後身謾將名字較新陳隣家莫問去來
事吾是昔人非昔人

祖印明

無父無兄絕是非江心誰辨逆流時西山得法東山
隱此事只教能者知

草堂清

濁港滔滔歧路絕翻身釘出空中檄白蓮花向半天
開從此天機渾漏泄

旻古佛

黃梅果熟白藕花開問唯佛性體異凡胎永傳南嶺
人將去松老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
月湛無埃

天童覺

老大不堪用約去了還來伸脚縮脚裏貪程速快哉
有娘生面無爺姓趁得曇華五葉開

佛燈珣

香火綿綿五百年孤猿野雀老松巔人傳妙道回南
嶺我禮浮圖向半天前後真身無覓處古今靈迹尚
依然若人問我東山事峯頂池中有白蓮

白楊順

雲山印

清有餘黃梅路上人南北

續

一去一來一老一少兩鏡對懸光影俱照直饒用
盡神通未明向上一竅

尼無著總

約去栽松箇老人還來傳法喜童真有娘生面無爺
姓劫外靈苗不犯春

水菴一

元是黃梅舊日僧事師年老氣彌增翻身颺下栽松
鏹轉步來分照世燈皮袋假於溪畔女衣孟付與嶺
南能佳聲籍籍能長久雨過淮山碧萬層

胡隱濟

滿頭白髮老崑隈萬本青松懶更栽皮袋累他周氏
女難尋踪跡去還來

天目禮

好箇栽松道者臨老無端打野不識從本爺娘負累

周家小姐濁港浸他不殺養大便成奸猾鼓弄黃梅
七百僧成羣逐隊爭衣鉢

朴翁鉅

青松未種鼻遼天種了青松失半邊玷辱周家猶自
可再來不直半文錢

笑翁堪

栽徧滿山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

石田薰

幾年活計饅頭邊萬本青松瑣翠烟夢破曹溪天地
闊再來不直半文錢

少室睦

栽松幸自可憐生剛要隨人入火坑換得皮囊急回
首依前鼻孔不多爭

石室輝

六祖慧能大師本姓盧家貧賣薪養母因往五
祖求法祖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
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
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
槽廠去遂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
間因五祖示衆索偈欲付衣法堂中上座神秀
大師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
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和偈曰菩提本無樹心鏡
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默而識之
夜呼入室密示心宗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過

大庾嶺南歸曹溪開東山法門 頌曰

今古曹溪一派寒師來因爲起波瀾攜囊庾嶺人空
逐負石黃梅衆識難

佛慧泉

石墜腰間春碓鳴老盧便重不便輕黃梅衣鉢雖傳
得猶去曹溪數十程

楊無爲

七百高僧夢裏時三更月下獨南歸賣柴舂米儂家
事底事親傳六代衣

佛國白

一偈投機一衆降銜花百鳥去雙雙家山記得來時
路半夜傳衣過九江

祖印明

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

物却受他家一鉢盂

死心新

七百僧中選一人本來無物便相親夜傳衣鉢曹溪
去鐵樹花開二月春

草堂清

續收擔柴賣火村裏漢古本瀾翻不奈何自道來時元
沒口卻能平地起風波

徑山杲

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
物青天白日被雲遮

西峇

壁間書偈言無物腰石當知力有餘莫道懶翁無伎
倆糠中春出趁盤珠

水菴一

菩提無樹鏡非臺臭口分明鬼劈開幸是賣柴無事

獠剛然惹得一身災

無門開

颺下採樵斧直入碓坊春一腳踏到底黃梅信息通

佛照光

應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發沉從此別開窮世

界新州柴把貴如金

破菴先

四句伽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荆

棘直至如今在半途

妙峯善

箇樣村夫舉世無鬻薪終日奔窮途黃梅有路何曾

到誰謂衣盂親付渠

少室特

黃梅分付太倉忙半夜淒淒暗渡江將謂無人知下

落賊身已露更和賊

辛菴倩

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精麤知他踏著踏不

著和米和糠到鉢盂

西崑惠

癡意貪他破鉢盂閑言長語倩人書只知半夜潛身

去祖意還曾夢見無

石室輝

師資緣會有來由明鏡非臺語暗投壤却少林窮活

計櫓聲搖月過滄洲

葛廬覃

六祖受法辭五祖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屆南

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聞二

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

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
動自心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其由祖實
告之印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落髮
披承受戒卽廣州天寧寺也 頌曰

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徒欲
曉祖師直是好知音 瑞鹿先

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
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法昌遇

不是風兮不是幡斯言形已播人間要會老盧端的
意天台南嶽萬重山 天永懷

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
步無奈當門荆棘生 保寧勇

不是風兮不是幡於斯明得悟心難胡言漢語休尋
覓剎竿頭上等閑看 圓通秀

東西南北無空處上下四維隨公舉眷屬都來止一
身行盡天涯無伴侶 三祖宗

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
力偷得忙中此子閑 雪峯圓

不是風兮不是幡清霄何事撼琅玕明時不用論公
道自有閑人正眼看 圓通德

不是風幡不是心迢迢一路絕追尋白雲本自無踪
跡飛落斷崖深更深

草堂清

昔時盧老泄天機直指風幡說向伊是風是幡便是
你左之右之不曾離

黃藥勝

風幡非動乞兒得夢金銀玕寶快活受用

曼古佛

滄溟直下取驪珠覲面相呈見也無到此不開真正
眼膏肓之病卒難蘇

道場如

不是風幡是汝心人傳此語徧叢林若還踏著鄉關
路瓦礫無妨喚作金

祖印明

不是風兮不是幡寥寥千古競頭看徹見始知無處

所祖庭誰共夜堂寒

通照冬

指出風幡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
月照破儂家舊翠微

佛心才

不是風幡不是心幾人求劒刻舟尋分明寄語諸禪
侶自古真鍮不博金

佛鑑勲

不是風兮不是幡認爲心者亦顛預風吹碧落浮雲
盡月上青山玉一團

疎山常

相爭但見風幡動不肯回頭識動心從此老盧露消
息松風江月盡知音

夢菴信

夢遊華頂過丹丘躡盡寒雲倚石樓貪看瀑泉瀉崖

壁不知身在碧江頭

長靈卓

不是風幡不是心曹溪深也未爲深那吒忿怒掀騰
去析徧微塵不可尋

黃龍震

不是風兮不是幡幾人北斗面南看祖師直下無窠
曰眼綻皮穿較不難

佛燈珣

不是風兮不是幡一重山後一重山青春雨過無餘
事獨倚危樓望剎竿

佛性泰

不是風幡不是心從來只爲少知音舉頭萬里長空
外唯見白雲流水深

楚安

續不是風兮不是幡多口闍黎莫可詮若將巧語求

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

琅耶覺

非風幡動唯心動龍生龍兮鳳生鳳老盧直下示全
機底事今人見如夢

石碧明

不是風幡是心動似倩麻姑痒處搔天外孤鸞誰得
髓何人解合續絃膠

崇覺空

不是風幡不是心祖師正眼只如今如今不識山河
礙識得如今海嶽沉

雪竇

風幡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瞠瞠若將知見巧商
量大似夢中加說夢

大溪

非風幡動唯心動猶涉廉纖強指陳大地未曾添寸

土不知誰是點頭人

開福寧

直指單傳自祖宗非風旛動出盧公玄徒若具金剛
眼剎剎塵塵總是空

南堂興

是風是旛君莫疑百草叢中信步歸王道太平無忌
諱戲蝶流鶯遶樹飛

自得輝 二

不是風旛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鉞巖房雨過昏烟
靜臥聽涼風生竹林

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徹碧天寬漁人競把絲輪
擲不見冰輪蘸水寒

常春 六

不是風旛動亦非仁者心自從胡亂後漚湑到如今

稽堂遠

風動旛動心動死蛇要人活弄嘶風木馬當途無角
鐵牛入洞

白楊順

非風旛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這新州賣柴
漢得便宜是落便宜

佛照光

不是風旛不是心休將此語播蕞林從來一派天河
水透石穿崖古到今

陰圭 策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

應庵 華

不是風旛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白如銀

雪堂行

不是風兮不是旛碧天雲靜月團圓幾多乞巧癡男
女猶向牀頭甕裏看

水菴一 二

不是旛兮不是風軒轅寶鑑出懷中森羅萬象難逃
影戀窟狐狸失卻蹤

張騫推倒崑崙後幾人窮到孟津源堪笑不知天地
者至今剛道有乾坤

肯堂九

非風旛動唯心動踏雪貧兒徹骨寒在聖在凡誰改
變唧唧嚙碎鐵圍山

劒門分

不是風兮不是旛入泥入水與人看莫把是非來辨

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月林觀

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
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淳菴序

不是風兮不是旛分明裂破萬重關誰知用盡腕頭
力惹得閒名落世間

松源岳

不是風兮不是旛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北都歸
了時復挑燈把劍看

天目 進豆

不是風旛也可疑卻言心動甚言詞天生不受形容
者舉世何人見得伊

朴翁註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西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

孤峯深

風旛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墮

無門開

地神歸地天神歸天殷勤奉送寶馬金錢

無準範

增育王崇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

是風旛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

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

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

相見師乃頌曰

非風非旛無處著是風是旛無著處遼天俊鶻昏迷
蹤踞地金毛還失措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

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增

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
者得僧曰和尚還得不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

得祖曰我不會佛法 頌曰

信手拈來見自殊箇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

旨半夜曾將付老盧

大洪恩

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

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

圓悟

我不會佛法不得黃梅旨本體自圓成畢竟只是

道已契平生脚已踏實地無一法當情靈山親授記

佛鑑勲

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地無金二兩俗人
酤酒三升

雪菴謹

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侶東京大
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和尚破袈裟

徑山吳

收增六祖示衆曰吾有一物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
還有人識得麼時有沙彌神會出曰某甲識得
祖曰你喚作什麼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
性祖便打曰我喚作一物尚自不中更喚作本

源佛性 頌曰

呼爲一物早不中那堪指作本源佛應現縱橫總不
虧動用施爲收不得活潑潑黑焮焮借問諸人知不
知直待當來見彌勒

海印信

畫師五彩畫虛空落筆須知失本蹤更有唐朝吳道
子平生紙上枉施功

慈受深

一翳在眼空華亂墜神會沙彌失錢遭罪只見鑿頭
方不見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迦鐵鞭一擊珊瑚碎

圓悟勤

收增六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

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卻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頌曰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水長船高鳥飛兔走若非林間師子兒三歲便能大哮吼

海印信

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無口去無踪要明葉落歸根旨末後方能達此宗

本覺一

祖師底物待客只是家常茶飯如今後代兒孫須要玆羞異饌

圓悟勸

葉落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真實好知音

龍門遠 二

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蒼落只隨流水遠空留羃羃野雲屯

落葉歸根餞牛當路來時無口索鹽得醋金槌不動落羣機列聖叢中第六祖

雪堂行

雲開空自闊葉落卽歸根回首烟波裏漢歌過遠村

松源岳

具在天南天盡頭未行先已到新州來時無口去無伴那更蕭蕭黃葉秋

虛堂愚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更載前集卷

大南天盡更未了

嘉興居士王大周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七卷

對長洲徐普書 漂水陶尊恭刻

萬曆丙申季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不泐無口索題再請金財不值

不泐無口索題再請金財不值

卷之十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東土旁出諸祖

增收波羅提尊者西天無相宗首因異見王問何者是佛者

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

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

見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

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

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
其八出現當爲我說者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
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
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
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頌曰
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爲君通一線
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盛衰大道無更變
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扇 清堂典
在胎爲身隨緣托質示天真分明見得當時事晝夜
舒光轉法輪 劉典朝居士 八

處世名人我今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
埋藏無價珠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掣電照破塵根一物無始知
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何昏聩滿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一
齊開衆妙門

在鼻辨香旃檀林裏親聞得徹地薰天只自知相逢
覲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
一默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捏聚總由伊笑他龐老當年道運水
搬柴未是奇
在足運犇草鞋踏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
不歸歸便得

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師幽栖石室有百
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有奇
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
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
問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
還識道信禪師不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

巽一禮謁祖曰卽貧道是師曰因何降此祖曰
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唯見
虎狼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
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
字師觀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請
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
心源師領悟祖曰吾受三祖頓教法門今付於
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後有五人紹汝玄化百
鳥不復銜花號懶融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
祖爲什百鳥銜花泉曰爲渠步步踏佛階梯曰

見後爲什不來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又趙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頌曰

古人抱志坐牛頭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安心靜真正無私是趙州

汾陽昭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菴人

雪竇顯

紫氣氤氲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街巷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楊無爲

喧寂同爲不二門莫來無佛處稱尊寄言牛首菴中

老百鳥街巷禍有根

祖印明 二

一榻蕭然傍翠陰晝偏松戶冷沉沉懶融得到平常地百鳥街巷無處尋

蒼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元無作放下許多閑苦辛

天童覺

巷落巷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櫂漁蓑寂寞歸

張無盡

寥寥風月臥烟霞百鳥從茲不獻巷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夢菴信

續收六葉牛頭樹別栽五天熊耳縱雲雷須知四祖乘

機接百鳥銜蒼去不來

剋符道者

水因有月方知靜天爲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峯休更問此時難著一絲毫

別峯

雨前不見蒼間葉雨後渾無葉底華胡蝶紛紛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孤峯深

著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菴前路銜花鳥不飛

鐵山仁

學者疑心尚未休飽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鑄末世知音有趙州

橫川

僧潤州鶴林玄素禪師

嗣牛頭威

有僧敲門師云

誰僧云是僧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著僧云爲甚麼不著師云無棲泊處

頌曰

十月清霜重臨風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

松源岳

道箇佛來也不著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勘破

了鶴唳空山竹滿林

自默

杭州徑山國一道欽禪師

嗣鶴林素

因馬祖遣

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絨見遂於圓相中著一畫却封回忠國師聞得乃曰欽師猶被

馬祖惑

頌曰

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露密機關無端却被南陽
老平地坑人似等閑

佛印元

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誰知解使雲通
信我不然兮石點頭

照覺總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事南陽
老倒令人擾擾匆匆

地藏恩

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
不失時節

徑山杲

增國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禮敬一日師在
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

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頌曰

法地安然不動移振身而立亦相宜勿於起坐經行
外別討大唐天子師

石溪月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面門羞

西島嚴惠

萬乘君王一國師尋常不離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

憶黃葉吹風人未歸

開極雲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

嗣國一

初詣長安西明寺

學華嚴唐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乃謁之得法
歸於西湖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

遂棲止其上故以爲名有侍者會通乃唐德宗
六宮使棄官從師落髮伏勤數年未蒙印授一
日告辭師曰往甚處通曰往諸方學佛法去師
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
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
他遊乃居左右後開法爲的嗣或號布毛侍者

頌曰

侍者初心學勝緣辭師擬欲去叅禪鳥窠知是根機
熟吹毛當下得心安

汾陽

鳥窠拈起布毛吹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婆心意

切悟來由在半途歸

石門易

無風而布起波浪碧髻羅紋正眼觀恰值黃河三凍
鎖那羅延窟見龍蟠

雲居

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合國人帶刀

眞淨文

顧視顰眉落二三那堪重把布毛拈承當直下便休

成枯木

去眼裏無筋舉世嫌

老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烟蘿布毛吹起無多

子鐵眼銅睛不奈何

寶峯乾

鳥窠拈起布毛吹驚嶺祇園頓息疑須信化工多少

力枯槎生出向東枝

張無盡

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中端的
真覺添

直下無私是鳥窠布毛吹起絕饒訛會通忽綻頂門
旻古佛

眼照破山河佛與魔
佛鑑勲

眼中難著透金塵悟了今人卽古人大地撮來如粟
龍門遠

米一毛頭上現全身
楚安方

布毛一吹當下知歸冷光徧地獨露針錐

收續

白鳳烟霞控鳥窠驪龍珠耀祖山河當初捻起布
剋荷道者

毛意體用毗盧些子多
塗毒藥

游騎紛紛驟曉風將軍施令在城東拈來金鏃些兒
心開真

兩指爪開權撮起一毛頭上爲吹開這回不在身邊
月林觀

立休說清風徧九垓
秀巖瑞

用處天然別更不落思惟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機
秀巖瑞

鳥窠拈起布毛吹萬仞孤峯對落暉未舉已前先瞥
秀巖瑞

鳥窠佛法無多子只在襤褸一布毛一氣吹來何處去至今天下有譏訛

懶菴需

八十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殺人流血三千里枯樹枝頭一老僧

北山隆

佛法有些少言中沒綱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

無準範

增

鳥窠因白居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

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頌曰

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動鋒鋷輕剔破菩提煩惱等空平

無量壽

增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嗣五祖

因趁盧行者至大

庾嶺者見師至卽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耶願行者開示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不曰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云

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是某甲師也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頌曰

正當恁麼時歷劫不曾迷步步趨三略歸家鎮絕疑

龍門遠

堂堂妙相絕緇銖善惡都忘見也無萬里雲收天界淨海心無浪月輪孤

佛性泰

平欺佛祖氣如王直趨盧能到嶺傍不得衣孟遭惡水分明雪上更加霜

咲翁堪

不思善不思惡千手大悲難摸索難摸索處盡掀翻方知普化搖鈴鐸

殺六巖輝

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不及兮休生受本來面目無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

無門開

夜深傳付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錐向道趕人休趕上果然落節一番歸

雪溪戒

嵩岳破竈墮和尚

嗣嵩岳安國師

因嵩山塢有

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不輟祭祀哀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

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更有青衣裁冠設拜曰
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
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
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
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
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僧佇思
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
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破也後有僧舉白
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頌曰
古廟神竈禪師法要杖子敲來業身勃跳

楊無爲

竈破土落不在圖度呼茶喚飯量水煎藥

黃藥勝

禍福威嚴不在靈殘杯冷炙笑何人一從去後無消
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龍門遠 二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奇妙低頭侍奉
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性命

倚竈爲靈自不靈靈蹤斷處一堆塵野老不來敲祭
鼓打正因邪別是春

佛燈均

收結聖不聖兮靈不靈磚瓦爲堆土合成杖頭擊著無
消息多年妖怪不成精而今仔細思量著爲他閑事
長無明

大瀉智

摩天鳩鳥九頭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自竹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南巖勝

收增破竈墮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曰擔枷

帶鎖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師曰修禪入定 頌

曰

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墮深坑兩頭踢脫無依

倚一箇閒人天地間

別山智

收增河北智隍禪師 嗣六祖始叅五祖循乎漸行後

結庵長坐二十餘載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人

策禪師激心勤求法要往叅六祖祖愍其遠來

便垂開快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三十年所得

心都無影響 頌曰

禪非出入非行坐坐立經行總是禪若是守他山鬼

窟迢迢特地隔西天

本覺一

當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

事却騎羸馬下坡陁

收增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 嗣六祖居南陽白崖山

黨子谷四十載不下山唐肅宗詔赴京待以師

禮問師得何法 或曰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

中一片雲麼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 頌曰

無開口處却開口有意歸時即便歸趙州不在明白裏未是羶羊掛角時

慈受深

收增

忠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

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頌

曰

鷓鴣鳥宿空池魚從腳下過鷓鴣總不知若也知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

寶峯淳

帶雪含霜半倚籬橫斜影裏露仙姿前村昨夜春來了竹屋老僧猶未知

心四開貴

國師因肅宗又問曰如何是無諍三昧

今說作如何是

十身調御

師曰檀越踏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

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

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

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

頌曰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毗盧頂上行

雪竇

大正

鐵槌打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澄

澄不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儔金篦曾握上龍樓良哉撥破毗盧

頂直得文殊笑點頭

爲山秀

二

寶月含虛列數峯高低誰辨淡烟中須彌擊碎鹽官
鼓降得毗盧在下風

步步踏著毗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
相祖師肝膽佛精神

佛鑑勲

增

國師因代宗命試驗西天大耳三藏師問曰汝
得他心通邪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
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
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曰和尚
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
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

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 頌
曰

他心三藏太顛預猢猻觀了看划船對面國師尋不
見祇爲從來被眼謾

冷父川

日應羣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却猢猻
後橋上多時不作場

懶菴樞

藏鋒避箭路千差萬古相饒老作家好是鷺鷥無覓
處夜深和月宿蘆華

鐵山仁

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
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頌曰

撰述
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
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雪竇顯

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喫他耳又不聾自又無處雪

投子青

龍吟虎嘯與誰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

老兒孫攜手賀年豐

佛印元

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

千年茯苓

黃龍南

二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應絕消息平生心膽同人
傾相識不如不相識

侍者何曾喚不回國師乾地起風雷當時若也相逢
著九轉還丹化作灰

翠巖真

老倒南陽太古錐等閒垂釣泛江湄夜靜水寒魚不

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海印信

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家富小兒嬌病多諳藥性
吾負汝隴西鸚鵡能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
欲會南陽端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

佛慧泉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喏茫茫亂下鍼錐誰知
可知禮也

白雲端

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不自能信是與人無舊

分非干人與我無情

照覺總

三喚三回應已休却云孤負強生讎大唐國裏揚家
醜試問南陽羞不差

佛國白

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兩個無孔鐵槌傍觀也須氣悶
彼此無便宜今古誰相信

圓通秀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喏若言負汝負吾真個
可知禮也

智海清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無餘只知身強力壯不覺
年老心孤

寶峯祥

南陽三喚侍者三酬依稀魯國彷彿揚州回首寒江

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

上方益

國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鳬彼此無瘡安樂
甚何勞傷損好皮膚

祖印明

雄鎮南陽傳祖令清風凜凜動寰區老來偏愛晚生
子把手時時教順朱

佛心大

喚處分明應處親不知誰是負恩人東家漏泄西家
事却使傍人笑轉新

長靈卓

三喚三應意已深南陽曲盡老婆心傍人莫謂揚家
醜到底真鍮不博金

慈受深

國師侍者共悠悠無事堂前互唱酬鑽天錫子穿雲

去空使行人指路頭

佛鑑勲

寶劍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動五湖賓

高庵語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

處洞口桃花別是春

鼓山珪

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麻迷已向人前輸肺
府從教他自覓便宜

徑山果

續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踏斷南陽路馨香滿道
途

五祖演

三喚三應更饒貼稱月逗寒窓水歸巨浸負汝負吾

全鋒敵勝

贈堂遠

喚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按劍總茫然分明好個神仙
訣父子從來不許傳

訥堂思

南陽三喚無風起浪待者應諾爲蛇安脚明眼衲僧
知不知萬古清風自廖廓

尼無著總

三喚須知意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

否縱有丹青畫不成

水菴一

一段風光畫不成洞房深處暢予情頻呼小玉元無

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靈巖安

全提正令高低普應三應三呼諦聽諦聽

月林觀

一日君家把酒盃幾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嶺頭
路老去相尋能幾回

頑石空

一箭射雙鵬雙鵬隨手落波動岳陽城月滿滕王閣

雪菴蓮

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閑欲得撐門并拄

戶更須赤腳上刀山

無門開

一擲神杯定吉凶再占重卜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
事卻說明年事不同

無準範

三喚聲聲出痛腸國師何事錯商量欲分恩怨無分
處吳楚茫茫共一江

覺庵貞

增收

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

萬菩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頌曰

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得者飽齣齣

佛鑑懃

尋真悟入蓬萊島香風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

來白雲滿地無人掃

棘田心

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
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身符子作麼

頌曰

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起坐總將行耽源得用南方

去爲說令人睡眠醒

汾陽昭

不重已靈猶自可護身苻子更那堪爲君旨外通消

息秋月無風落碧潭

海印信

續收真正道流行腳去護身苻子不須擔國師實爲耽

源切不是臨歧作對談

橫川珙

國師化緣將畢乃辭唐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師遷化後帝詔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湘之南潭之北中有

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
識應真後住耽源山 頌曰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蹯層落落影團團千
古萬古與人看 雪竇顯

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强寫無層
級永向琉璃殿上懸 白雲端

窄堵無縫立還危寶鐸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
著百重關鎖下金槌 羅漢南

前面是玳珠琉璃後面是瑪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
至右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箇旛子被風吹著道胡

盧胡盧

五祖演

續收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輪下手實應難本來成現何須作到處巍然著眼看

本覺一

八面自玲瓏盤空勢岌岌表裏鎮巍然若爲分六鑿執名匿相認影迷形卧龍長怖碧潭清合同船子開心椀日用如何不現成

圓悟動

無縫塔今不見影廓然一片真如境爍迦羅眼電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

佛鑑勲

窄堵古形儀未舉已先知巍然存海底影落樹頭輝

替菴光

無縫塔今誰敢知國師也是落便宜信知師子行踪絕何必尋常問是非問是非百草頭頭雨露垂

戴

無爲

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簷楹風雨寒突出虛空無縫罅從教千古與人看

無門開

國師塔樣最失新覲面拈來不露文却被耽源添一線至今描邈亂紛紛

高峯妙

收增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

頌曰

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

只在須臾

雪竇顯

二六時中合返常經行坐臥好叅詳相逢不審人人
會問著依前未斷當

本覺一

增

忠國師因丹霞來纔展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
退後三步師曰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不
是不是霞繞禪牀一币而出師曰去聖時遙人
多懈怠三十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大瀉喆云
丹霞可謂懷藏至寶遇智者乃增輝國師鴻門
大啓陟者須是其人如今還有爲丹霞作主者
麼出衆與大瀉相見有麼良久云不是龍門客

切忌遭點額 頌曰

不用不用千聖不共如是如是蝮蝎蛇虺不是不是
徹骨徹髓進前退後遶禪牀掣電之機落二三

印

空史

增

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曰城南來師曰城南
艸作何色曰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艸作何
色童子曰作黃色師曰祇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
對御談玄 頌曰

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趁麤錢
月堂昌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寧勸君及早回頭
去莫待春風柳眼青

虛堂愚

收增永嘉真覺玄覺禪師 嗣六祖 精天台止觀圓妙

法門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朗激勵與
東陽策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匝祖
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
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
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
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
具威儀叅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

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
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
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
歎曰善哉善哉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頌曰
圓悟真心作本心無人證據自沉吟崑多激發緣當
熟一見能師便得金

汾陽昭

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略不施却遶禪牀三匝
後卓然振錫底威儀

本覺一

掀翻海嶽求知已撥動乾坤見太平二老不知何處
去宗風千古播家聲

正法顯

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咄哉覲漢永嘉城裏
闡宗風江月松風無畔岸

無禪才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嘉興居士王大周王大用三壇孫雲翼彭

門孫氏共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八卷

對長洲徐普書

建陽鄒大

茂刻

萬曆丙申孟冬徑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

副六祖

初往曹溪叅六祖祖問

什處來師曰嵩山來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

似一物卽不中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卽不

無污染卽不得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

汝旣如是吾亦如是 頌曰

因師顧問自何來報道嵩山意不回修證不無不染
汚撥雲見日便心開

汾陽昭

玉在池中蓮出水污染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
當洞庭一夜秋風起

佛印元

戴角擎頭與麼來鐵圍山嶽盡衝開閭浮踏殺人無
數鷲鼻深雲拽不回

保寧勇

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早塵埃便歸南嶽磨
片照得追風馬子回

佛國白

續是什麼物恁麼來此中何假拂塵埃瞪目看時還
不見謾將明鏡掛高臺

大洪思 二

說似一物卽不中風從帟兮雲從龍此事由來非草
草休言無法是真宗

什麼堂堂與麼來當機覲面不迂回經行坐臥非他
物自是時人眼不開

本覺一

當堂古路白雲漫碧眼黃頭尚未諳無孔笛兒擅拍
板輕輕吹破御街寒

正堂辯

說似一物卽不中八年方契賣柴翁大都模樣無多
子歷劫如何用得窮

朴翁鉅

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往還一物尚無寧有
似倚天長劒逼人寒

無際派

讓和尚居南嶽時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
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
師一日乃取一瓢於彼菴前磨曰磨此何爲師
曰磨作鏡曰磨瓢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
佛曰如何卽是師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
卽是打牛卽是於是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
苻西祖識馬駒踏殺天下人之語南宗闡於江
西 頌曰

磨瓢作鏡慕同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木人回面
指犂牛耕出古黃金

汾陽昭

磨瓢作鏡不爲難忽地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
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佛印元

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加鞭皮穿骨綻還知
否任重應知角力全

保寧勇

磨瓢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爲命

旻古佛

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瓢眼裏華一掣牢關金鎖
斷等閒信步便歸家馬駒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
處是生涯

佛燈珣

磨打車卽是打牛是鼻孔遼天也被穿已向人前輸
肺府可憐今古妄加鞭

懶菴需

車牛腦後痛加鞭棄卻黃金抱碌輒逐惡隨邪至今
日卽非心佛錯流傳

笑翁堪

平生心膽向人傾過犯彌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
後至今錯認定盤星

松源岳

坐禪成佛生妄見磨輒成鏡妄尤多打車打牛俱是
妄攪得心腸沒奈何

橫川瑛

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鷲鼻拽將回鏡光一點明如
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雪巖欽

增讓和尚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
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只如

像成後爲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謾他
一點不得 頌曰

觸髅裏眼見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
盡箇中別有好商量

慈受深

問處鉤深答更幽就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謾
處江上數峯青欲浮

掩室開

增

讓和尚因馬大師闡化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
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
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
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

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
缺鹽醬喫師然之 頌曰

胡亂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尚

鼓山珪

見得分明識得親舉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
者也是拈鯁舐指人 徑山杲

家貧連子屈事急不由人開口露拴索郎當累近鄰

武菴體

做得些兒活計成人前賣弄逞才能直饒踏殺人無
數也是西川老鬼精 中菴空

自從胡亂後更不少鹽醬開口便見膽豈在語言上
月林觀

石火光中驗正邪等閒拈卻眼中沙自從不曾少鹽
醬敢保渠儂未到家 木菴永

昔年高甲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
窄思量好事不如無 雪菴瑄

老婆心切日忪忪恐墮他家壑甕中消息得來胡亂
後江西宗派好流通 虛堂愚

吉州清源行思禪師 嗣六祖 初叅六祖問當何
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

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
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頌曰

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
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投子青

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難齊苔封古殿無人
侍月鎖蒼梧鳳不棲 丹霞淳

無階無級見何求奪得曹溪第一籌卻向廬陵言米
價百行千市競相酬 佛國白

收續劫外相逢那畔行靈苗叢裏鐵牛耕東風吹散千
巖雪空界無雲孤月明 成枯木

一掬澄潭鏡樣磨無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
際子細看來較幾何 雪巖欽

收增清源旣得法往吉州清源山靜居寺六祖將示
滅有沙彌希遷 卽南嶽石頭和尚 問曰和尚百年後希

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
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
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
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
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辭祖龕直詣靜居

頌曰

尋思去此地清涼離煩暑暮雨朝雲樂太平青山綠
水人難覩不難覩深林有箇白額蟲元來卻是玄沙
虎

高菴悟

增

清源因石頭問和尚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卻不
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
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 頌

曰

木人來問青霄路石女年尊似不聞攜手相將歸故
國暮山岌岌鎖重雲

丹霞清

增

清源問石頭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

曰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
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
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
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頌曰

投子青

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遼隱隱星攢處無私鎖九霄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月闌歌咲罷回首上扁舟

遜菴演

清源令石頭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
速回吾有銚斧子與汝住石頭至彼未呈書便

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
生何不向下問曰寧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
脫嶽便休頭回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
達否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頭舉
前話了卻曰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師垂
一足頭禮拜尋辭往南嶽 頌曰

諸聖不求已靈不重一問太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回
音書肯開從茲盤石上更不過山來

佛印元

從來祖上作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
識只應金殿有尊堂

保寧勇

千里迢迢信不通歸來何事太匆匆白雲鎖斷巖前
石掛角羈羊不見蹤

成枯木

鉏斧持來便住山所開南嶽好峯巒見孫失利將何
用又被嘲噓笑魯般

佛國白

續收順水使船猶自可逆風把舵世間稀雖然好箇擔
板漢到頭未免落便宜

海印信

千里親傳事不同須憑鉏斧賞優功相如奪璧來還
趙可擬當時一信通

振子舒

清源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
麼價 頌曰

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師大意來却問廬陵米幾
價當時心境一時灰

汾陽昭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夜明簾

法昌遇

巨宋山河四百州交關物物有來由廬陵米價依然
在天下衲僧語路綢

正覺遜

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大意不須歧路
問高低宜見本來人

黃龍南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箇商量不掛唇無限清風生閭
外休將升斗計疎親

白雲端

廬陵米價知不知合下相酬兩莫虧君信入鄽空返
者到頭只是愛便宜

三祖宗

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飲那知
舜德堯仁

天童覺

豐儉時年各不同豈教浮俗妄爭功廬陵米價誰增
減貴賤宜當見祖翁

草堂清

廬陵米價播諸方高唱輕酬力未當覲面不干升斗
事悠悠南北謾猜量

長蘆卓

廬陵米價若爲酬入市知行趣自由借問年來何所
直大宋山河四百州

佛燈珣

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衲僧一粒若沾唇拄杖橫擔繞天下

高菴悟

廬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量古到今繡出鴛鴦任人看無端却要覓金鍼

鼓山珪

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差毫釐成話霸無面目得人怕

徑山杲

廬陵米價走禪徒五老差我蠹太虛堪笑華山圖籍上又添潘閬到騎驢

海印信

自古廬陵是吉州至今米價没人酬青山綠水依前在黃葉西風又一秋

佛陀遜

清源佛法意如何米價酬來太老婆眨上眉毛行大道莫於平地起風波

照堂一

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

妙峯善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眠人不

無準範

到日從東出又沉西一派清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衆無人會盡向廬陵米價尋

張無盡

六祖下第二世

南嶽下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時號馬祖

嗣南嶽讓

示衆曰汝

撰次
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南
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
悟有僧問云和尚爲什麼說卽心卽佛祖曰爲
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祖曰非心非佛僧
曰除此一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
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教伊體會
大道 頌曰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閑弓矢力斜漢月初生

翠岫眞

心心卽佛佛心心佛佛心心卽佛心心佛悟來無一

物將軍止渴望梅林

佛國白

兔角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馨香滿道途

草堂清

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不見窓外白雲深

長靈卓

素琴張午月流水落花深寂聽希聲徹泠泠太古音

佛心才

韶光三月景和融錦綉山川處處同碧瓦曉煙寒食

雨朱簾晴卷杏花風

慈受深

敲之卽響聽則無聲嚴冬汗濕酷熱冰清試問道途

來往客長安去此幾多程

黃龍震

江西馬祖據通津隻槳孤帆度世人不是大梅看得破也應虛度嶺頭春

張無盡

無鬢鎖子八面玲瓏不撥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圓悟勤

美如西子離金閣嬌侶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佛鑑懃

卽心是佛一家風馬祖聲傳四海中靈利衲僧纔一顧娘生賦性出天聰

佛燈奇

卽心卽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爐燄上雪花

飛一點清涼除熱惱

徑山杲

續鐵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源秦人一去無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

雪竇宗

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瞎堂遠

卽心是佛外忘求心佛圓明不假修雲淨遠山千點翠水和明月一天秋

足菴顯金

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窠窟今年樹上胡桃勝似去年柑橘

正堂辯

一簇人烟島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到海應須

住畢竟何曾別有源

鐵山仁

金毛師子生鐵稱槌渾侖無縫切忌針錐

無準範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頌曰

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天不測爲奇
特恰是攢鴉捉鳳兒上士瞥然全體現太陽出照岳
峯低

汾陽昭

陞堂馬祖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縫罅
全無未免傍觀拊掌

泉大道

百萬雄師陣相覩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悞三

軍可憐正令無行處

佛印元

陞堂卷席迴難儔杲日騰輝處處周堪笑忽雷驚宇
宙井中之物不擡頭

源印信

高登猊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師子嚙呻猶似
可象王回首更堪驚

淨照臻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峯
也是天邊第二月

楊無爲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
狂滿地不知何處去

白雲端

誰將秦鏡掛高臺妍醜分明皆顯露石女溪邊努目

頃相逢對面難回互

成枯木

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三尺鏃鉞橫在手至今坐斷大雄山

上方益

潮來潮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流忽被猛風吹退浪此時伎倆一時休

佛鑑勲

掛得帆來遇便風須更千里到家鄉臨門上岸逢妻子懽喜情懷不可當

龍門遠

卷起堂堂露眼睛拈來覷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覷把手歸來相並行

楚安方

續收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正令不從拗曲作直

雪竇顯

馬駒千里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處處開黃菊

石

鬼子掛起那吒面赤腳跨定須彌盧鐵牛鞭起黃河岸大洋海底食珊瑚

雪竇宗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現成公案不用尋覓

草堂清

馬祖纔始陞堂百丈卷席歸去不是拾得寒山有理也無雪處

石窓基

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練色逼人寒舉棹逗雲塢移舟上碧灣聲華光祖域千載與人看

龍門遠

馬祖纔陞堂百丈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蒼狼藉

高菴居士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掛便乘風快哉不費纖毫
力萬里家山只尺通

開善謙

捲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趺倒入星
散直漢從來不受欺

張無垢

百丈卷席馬祖陞堂作麼作麼驗盡當行

月林觀

一柄無情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
掇血噴千山風怒號

無準範

收曾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卽心卽佛 頌曰

卽心是佛鐵牛無骨戲海寧龍摩天俊鶻西江吸盡
未爲奇火裏生蓮香拂拂

南堂興

卽心卽佛龍入蛇窟出將入相安邦定國

石頭圓

誰家飯掛空梁指與小兒令看解開卽是灰囊當下
命根便斷

開善謙

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終日與君花下
醉更嫌何處不風流

肯堂允

卽心是佛顚預湍渚菽麥不分光陰飄忽三杯兩盃
背爺娘百怪千妖同一窟

咄

或菴體

大海波濤闊千峯氣象雄古今無間斷南北路頭通

密菴傑

卽心便是佛姮娥不畫眉纔將脂粉汚妍好却成媼

天目禮

卽心是佛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環溪一

牧增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

頌曰

碧海珠荆山璧耀乾坤誰別識利刀剪卻無根樹萬

疊峯巒歛烟霧

圓悟勤

賣盡田園徹骨貧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
開善謙檢鐵笛橫吹過洞庭

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遊銀牀踞坐傾杯

樂三個孩童打馬毬

牧菴忌

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程爍迦羅眼存機

變莫守寒巖異草青

南巖勝

分明與麼無無無釋迦彌勒是他奴茫茫宇宙人無
月林觀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路逢劒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逢人且說三分未可

全拋一片

無門開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玩月次祖曰正與麼時
如何丈曰正好修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
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頌曰

三獸渡河深淺別不勞精辨迴然分爭如巨浸張帆者不顧波濤過海門

海印信

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咄

只有照壁月

且無吹葉風

照覺總

經入藏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戴王老師超物外

二十年前恁麼來而今去盡閒光彩

天童覺

馬師曾玩月三子左右侍吹箇無孔笛清音聒天地

真如註

皎皎疑虛碧沉沉發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臨寰海

修行供養逗圓機聊聞便行超方外馬駒兒端的別萬古定乾坤一言全殺活

圓悟勤

經入藏禪歸海未是衲僧親道底拂袖前行歸去來

擊碎重關門大啓

開福寧

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

徑山杲

張公養得三箇兒長大不知誰立志呼來月下問蹤

由眼睛箇箇皆相似

佛性泰

大機大用銀山鐵壁供養修行眼橫鼻直拂袖便

續

行萬象絕跡敢問諸人誰是端的

楮衲秀

一箇翁翁三箇兒威音路上偶相攜風前唱起玄中
曲千古同聲和莫齊彼一時此一時指鹿爲馬證鰲
成龜雖然弄巧翻成拙免教閑却兩片皮

雪子寶真宗示

古渡無風下直鉤絲綸意在得鯨鰲馬師言下揚家
醜千古兒孫草裏遊

湛堂深

諸子營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最堪悲滿籃盛墨無人
買半夜持歸染早衣

大猷謙

諸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權一夜渾家
樂失曉連忙打五更

無準範

馬祖不安院王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祖曰日

面佛月面佛 頌曰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
爲君直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

雪圭寶真顯

日面月面左旋右轉大唐擊鼓新羅發箭流水前溪
後溪落花三片五片聾人不聽忽雷聲空向雲中看
閃電

佛慧泉

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八仙娥百般
巧眼晴之上繡鴛鴦

野軒遊

日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踏殺天下人
軒轅照破精靈窟

楊無爲

大地山河俱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艸日面月面佛現

前閃爍珊瑚光杲杲

白雲端

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保寧子重方

日面月面佛無私誰薦驪龍領下珠滿握光明耀牛

斗何須按劍立階除

照覺總

日面月面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

眞淨文

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

君不見鉗槌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絲之絹

天童覺

日面東兮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山桃落盡春歸

去猶有子規枝上啼

上方益

什邠駒子氣生獰蹴踏毗盧頂上行正患脾疼卻頭
痛病來猶有巧心情

張無盡

日面佛月面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磕破腦門額頭

汗出明眼衲僧未辨明擡頭好看冲天鶻

長靈卓

丫鬟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

竝卻來架上著羅衣

五祖演

東街柳色拖煙翠西巷桃華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

足一時分付與春風

佛鑑勲

近日尊位復如何日面月面哩來囉自從舞得三臺

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佛燈珣

日面月面空中閃電顧杼停機塚成招箭

南華昌尚

日面月面靈光洞現大地山河南州北縣雖是老婆

心切那知疑殺監院

疎山如

日面月面頭頭出現捏聚放開成團成片

楚安方

收編金烏纔唱日方中王道平平觸處通爭奈馬駒生

太早依前踏殺太虛空

王覺逸

日面月面星移斗轉失曉波斯討頭不見

翠巖敬眞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繡出巧鴛鴦雙雙誰不羨戴月宿蘆華隨波戲水面瞥然飛起碧霄空舉首銀河橫

素練

雪竇實宗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也只道得一半

金陵俞道婆

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典牛游

尊位如何澄潭影裏探秋波日面月面鐵眼銅睛安可辨君不見一聲霹靂兮霧罩長空千眼頓開兮雲

收嶽面

晤堂遠

朱沙鏡裏開顏笑白玉盤中展脚眠大抵人生難得共得團圓處且團圓

佛性泰

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
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
是你

信相修

古殿無人到者稀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王通消
息爭得寒光萬里輝

中際能

尊位如何問最親攢簇不得病源深等閒提起軒轅
鏡扁鵲盧醫無處尋

退菴奇

漢州生得馬駒兒病在膏肓不可醫院王無端問安
好引他賣弄口脣皮

鐵山仁

日面佛月面佛西巖樹色含煙東谷華光映日仰視

莫窮俯看已老一時分付主林神明眼衲僧無處討

天目禮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

無準範

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

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去

僧去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

藏云我今日頭疼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僧

去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回舉似馬祖

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頌曰

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殺天下人

臨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

雪竇顯

不知何所問人覓將實示渠渠不識持來持去問商人
人不別東西徒費力依舊回自惆悵踏破草鞋多少

輶

海印信

百非四句絕何言黑白分明定正偏師子窟中無異

獸驪龍行處浪滔天

照覺總

湘靈二女神仙格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臙脂透臉

紅更加十分天真色

佛鑑勲

四句百非皆杜絕陽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

夜誰把吹毛換寶刀

南華品

百非四句絕踈親馬駒踏殺天下人藏頭白兮海頭

黑門外金剛笑又嗔

圓覺演

收續卻似暗地箭半夜飛來人不見又似藏鋒筆白日

堂堂明不出藏頭白海頭黑瑠璃殿上加金碧反思

達磨見梁王對面者誰還不識

佛鑑勲

短帽輕衫宮樣窄舞徧胡笳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

歸歸來月色和雲白

暗堂遠

百非路絕透離微四句情忘發上機竹密不妨流水

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足菴墜

離四句絕百非西來祖意太離披藏頭白海頭黑耐馬師這老賊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壑無人識
無禪才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一火白拈誰敢親近藏頭白海頭黑不動刀鎗斷人性命
退菴奇

離四句兮絕百非遞相推過幾曾知這僧擔一檐懣懣
月坡別

增馬祖示衆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以此箇爲主

頌曰

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干處沒相干只將此箇以爲

主喝一喝云一劒倚天星斗寒

石溪月

增馬祖一日封三甕齋令僧馳書寄與百丈百丈

集衆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卽不打
破道不得卽打破衆無語丈打破歸方丈
頌曰

送醬三瓶通遠信當時打破衆還驚父慈子孝誰相
委莫道禪家太不情
本覺一

六祖下第二世
清源下第一世

增石頭希遷大師
嗣清源思因清源曰有人道嶺

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

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源甚然之 頌曰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藥明如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填溝塞壑無人識

圓悟勤

收增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頌曰

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休承君解脫從誰起直得無生是石頭

汾陽昭

曾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訣興慈旨意應機酬是汝當觀第二月

般若錄

收增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

柱曰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頌曰

覲面相呈便相罵兩箇中有一人嗔要識是非須看

取鐵牛耕出玉麒麟

靈源清

北宗

收增

終南山惟政禪師

嗣北宗秀下嵩山寂

因唐文

宗大和中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爲異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形梵相具足卽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

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
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信心耳契經
曰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
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爲常
耶非常耶爲信耶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
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詔天下
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 頌曰

西巖志

螺螄蚌蛤類大唐天子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
合水和泥底事忪被渠點破太乖張雖然嘿契君王

意已是全身陷鏝湯

北海心

一點悲心壁不開鏝湯袞處笑盈腮希奇之事朕深
信見與君王說法來

石溪明
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法亦非真補陀大士唐天
子橫眼人無隔宿恩

開極樂下第一世之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禪師

馬祖

再參馬祖

祖於禪林角取佛

吳江居士周之軾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九卷所父周京往生安
養 豫章沙彌德定對 徐普書 芮一鶚刻
萬曆丙申李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9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撰述

公一昭昭之理

三

菩薩身已現

禪宗真古經卷第十
 子黃舉人無留留思
 執領之中育熟良更言
 計良與善王鏡去來
 一照悲心舉不開難
 意日具全良剖難
 已聞說去竟皇情大悅
 詔天下
 帝曰希奇之事朕深
 真肅洲大士
 音之事判
 意日具全良剖難
 已聞說去竟皇情大悅
 詔天下
 帝曰希奇之事朕深
 真肅洲大士
 音之事判

北齊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之一

南嶽下第一世之一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

嗣馬祖

再叅馬祖

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師曰只遮箇更別有
 祖乃放舊處曰你已後將什麼爲人師卻取拂
 子示之祖曰只遮箇更別有師以拂子掛安舊
 處方侍立祖叱之後檀信請住大雄山巖巒峻

支那

國上經宋史卷一百一

極故號之百丈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
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
黃蘗聞舉不覺吐舌 頌曰

每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放卻歸本位
立分明一喝至今傳

汾陽昭

悟了遊方卻再還全機大用久當權若無喝下忘知
解良馬何曾離得鞭

佛印元

大寂雄峯再會時相將行處草離離回頭一喝乾坤
暗兩耳俱聾總不知

正覺逸

一喝叢林辨者稀耳聾今古強鍼錐燈籠拊掌呵呵

笑露柱低頭卻皺眉

海印信

一喝分明守死灰青天赫日起風雷傍人拊掌呵呵
笑唯有知音吐舌來

淨照臻

放收誰道沒譏訛漏泄機關見也麼一喝如雷聞者
喪耳聾三日未爲多

佛慧泉

未明大智再叅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斷浪絕流全體
現一聾三日孰知音

照覺總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
聾那吒眼開黃蘗面

眞淨文

顧視拈來事已同師資相見展家風因思昔日鼻頭

痛一喝分明三日聾

佛國白

木馬踏殺閻浮人泥牛飲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嶽
摧看看平地波濤起

保寧勇

馬祖親傳古佛心海禪百丈是知音當時一喝聾三
日無見無聞直至今

智海清

雨霽遊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梅已得春消
息不比山桃一例開

上方益

放去拈來更是誰青山時見白雲歸孤峯坐斷無餘
事翻笑蟾輪對落暉

京兆府天寧璉

馬駒一喝大雄峯聲入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

舌江西從此立宗風

張無盡

百丈重來參馬祖相逢便指曹溪路休言一喝雙耳
聾須知別有親聞處

跋山常

大機大用不虛傳掛拂遭呵豈偶然打破畫餅歸去
後從教千古黑漫漫

南華房

掛拂遭呵耳便聾衲僧奚苦驗宗風金剛腦後抽生
鐵華嶽三峯倒卓空

龍門遠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耳聾風過
樹累他黃蘗喪兒孫

鼓山珪

馬駒腳下喪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烈焰中撈得

月巍巍獨坐大雄峯

徑山呆

掛拂親遭喝當下舌頭脫把起便相呈爲君重提掇
要知三日聾大地如塵末

楚安方

續收踏著船頭把釣竿浪巖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雲
爲雨只見四方爭出山

翠巖眞

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寶劒再磨礱要明馬祖當年
喝大地山河盡耳聾

慈受深

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卻膏肓必死
疾叢林從此有家風

虎丘峯

一喝非唯三日聾龍威虎勢也潛蹤從前汗馬無人

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訥堂思

父子相將草裏遊人前拈弄幾包羞迅雷一震驚天
地直得滄溟絕點流

懶菴霏

頂門一擊塗毒鼓生殺全機振古今雪後始知松柏
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尼無著總

馬駒蹴踏非驢事要使兒孫腳下行三日耳聾猶可
怪謾勞灼卜聽虎聲

牧菴忠

喝聲絕處怒雷收喪盡家風一不留總是戰爭收拾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石菴詔

精金無變色因甚聾三日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肯堂克

風雲會合又相期觀面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
迫西河師子却生兒

龍牙言

世路風波不見君愁腸暗寫共誰論迅雷纔震清飈
起白日一天星斗分

木菴永

匹馬單鎗與麼來鐵連之陣勢難開忽然一棒鑼聲
響不動干戈得勝回

野雲南

一喝當頭雷電奔人間說亦暗銷魂看來豈止聾三
日直至如今海嶽昏

雪菴瑩

碎啄之機類不同飛星撒火髑髏空偷心死盡難爲

語忽見金烏出海東

鹿堂愚

增附

瀉山問仰山百丈再叅馬祖豎拂因緣此二尊

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瀉曰馬祖
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
仰曰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
之師瀉曰如是如是 頌曰

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掇未到無兒孫

龍明志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
師曰野鴨子曰甚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

一機妙
分下品長生分一

搔師鼻頭師負痛失聲曰阿耶耶阿耶祖曰
又道飛過去也師於此契悟 頌曰

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祖印付心燈應機雖對無移
動纔搔綱宗道可增 汾陽昭

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
依前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 雪竇真顯

師資閒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孔搔翻成底
事新羅日午打三更 智海清

流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夜唱
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只在秋江上 上方金

野鴨過前溪千峯凜寒色相顧不知歸未免資傍擊
搔破疑團葛怛銷梢風直上透青霄雲山海月渾餘
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圓悟勤

馬師憫汝無知識借來野鴨通消息直得鼻頭鮮血
流費盡老婆多少力 佛鑑勣

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閒皮
革十字縱橫一任穿 龍門遠

野鴨野鴨無來無去飛去飛來本無去住忽然把住
鼻頭看大地山河全體露 太平古

野鴨羣飛勢莫留瞥然一過已高秋和聲搔著平

支那

頁古絲米通長天

本

生痛短綆毋勞繫鼻頭

佛燈句

野鴨從空過張三逢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拽磨

白楊顚

心燈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搔得鼻頭穿

橫川珙

增

百丈侍馬祖遊山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

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你
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搔得痛不可徹
同事曰有甚因緣不相契師曰你問取和尚去
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

哭告和尚爲某說祖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同
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
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
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 頌曰

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反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閒不
徹水流澗下太怵生

龍門遠

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
斷弦須是鸞膠續

徑山杲

有時笑今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
天風前誰解聯芳躅

妙峯善

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
擡頭腦後三斤鐵

松源岳

百丈因爲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爲山併却
咽喉唇吻作麼生道瀉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
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
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所額望汝又問雲巖
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 頌曰

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
瑚樹林日杲杲
雪竇顯 三
和尚也併却龍頭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

里天邊飛一鶚

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
雄山上空彈指

三箇兒郎盡長成大家將本去經營其間消折兄嫌
弟也有贏錢弟怨兄

保寧勇

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所不到杲日矇矓海面紅清
風凜凜霜天曉

佛鑑勲 三

和尚也併却後人要踏前人脚其餘利鈍不同途畢
竟到頭輸一著

和尚有也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

逐青雲千里志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

僧禮拜師便打 頌曰

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火存機

變堪笑人來將帛鬚

雪竇顯

巍巍獨坐鎮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笑人來挨白

刃立爲齏粉在誰躬

正覺逸

巍巍獨坐大雄山咳嗽風生天地寒直下棒頭開正

眼隔雲千里望長安

野軒遵

雄峯獨坐鎮巍巍四海訶謠滿路歧任是通身鋒刃

者到來無不豎降旗

海印信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自有權稍若錯傳王令

者腦門須喫棒三千

白雲端

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得縮頭知進

退未嘗容易敢相虧

保寧勇

獨坐大雄峯言談宇宙空不行峯頂上四海路難通

寶峯祥

清風拈地氣橫天獨坐雄峯有大權哮吼一聲巖洞

裂更無狗跡到門前

佛鑑懃

散寶醬裏著鹽雪中送炭纔將虎鬚棒頭有眼怪來獨

坐大雄山他家曾踏上頭關

圓悟勸

雄峯獨坐不囊藏捉敗分明已見賊設或更求奇特
事野狐涎唾諸方

無際派

百丈機先疾似風巍巍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奇
特明月難教下碧空

石田薰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唯老
人不退師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
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
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
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

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
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
山後敢乞依レ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
後送レ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
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
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
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曰近前來
與汝道檠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
鬚赤更有赤鬚胡 靈源和尚觀諸家頌野狐
話復爲頌曰

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言不昧百丈何曾會
不會將不錯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爾標正位
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沉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
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
雷逆風喝轉雷聲絕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舉
似人雄峯撐破秋天月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

百丈政

老人當日曾祇對五百生來由自悔一言纔出馬難
追累他百丈成羣隊落不落昧不昧遮得須彌赴滄

海寄語修行大徹人從來十字難更改

佛印元

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上度執滯言詮
無繩自縛廓爾太虛何處摸索

海印信

問來答去盡因緣流落寰區數百年自古自今諸衲
子一人傳了一人傳

淨照臻

不落不昧成羣作隊師子咬人韓獪逐塊

大洪恩

大雄曾決野狐因五百生前錯墮身不落不昧如未
曉年華又歷幾秋春

照覺總

五百生前墮野狐元來用處太心麤一字尚能招是
報那堪心地更模糊

佛迹昱

大雄山裏大雄師曾謂言中脫野狐一劍令傳家國
靜狼煙無使息亨途

三祖宗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
被蓋一條柳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

大庾嶺

五百生前墮此身而今依舊入紅塵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真如詰 二

大冶紅鑪哀佛哀祖規模鎔盡識者固措

六合英雄無限幾箇能知痛痒臨川羨人取魚不如
歸家結網

寶峯祥

百丈親曾見野狐爲渠叅請太心麤而今敢問諸禪

客吐得狐涎盡也無

枯木茂

不落與不昧依前入皮袋不昧與不落皮袋俱拋却
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草堂清

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
礙舒卷縱橫疾似風

兜率悅

臨機只爲語偏枯五百生來墮野狐姪女已歸霄漢
去歎郎猶自守寒鑪

圓通僊

韓信收齊密用機食其烹處共攢眉到頭自有榮身
計蓋代之功復是誰

道場如

入骨忿難攄背楚復投吳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雄峯常獨坐寥寥鎮八隅

黃龍震

大智虛明徹果因一言超脫野狐身雄峯極目煙霄

裏列耀分輝拱北辰

雲溪恭

百丈堂前驗野狐還如水上捺葫蘆而今到處全機

入便好當場拏虎鬚

禾山方

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因昧落有差殊鴻門一踏開雙

扇那箇男兒是丈夫

上方益

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再見文殊

瀉山秀

不落與不昧當機無人會一箇老狐兒走入金毛隊

羅漢南

大雄山下古路縱橫野狐巖中師子踞地狂風蕩盡
落殘花獨有清香來撲鼻

佛心才

不落分明不昧親老人何事脫狐身丈夫氣銳衝牛

斗方見臨危不悚人

疎山常

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篦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

丈夜來依舊野干鳴

張無盡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鑒難逃太虛寥廓一往迢迢

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行疾雷破山風震海百鍊精

金色不改

圓悟勤

醉眠醒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龍門遠

不昧與不落老人何太錯不落與不昧分明如是對
重舉示諸人諸人會不會平蕪斷處是青山行人更
在青山外

文殊道

修行不落與不昧盡作野狐涎唾腥拾取娘生窮相
口撥開雲路吸雷霆

佛智裕

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兩頭
忘掃影滅蹤無摸索無摸索何倚托秋風吹梧桐樹
葉鳴曝曝

佛性泰

一言纔諦當便脫野狐身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

佛燈珣

百丈野狐兩耳卓朔脫兮不昧墮兮不落不昧不落
何是何錯若於當處不留情萬里晴空步廖廓

山如

疎

百丈野狐塞鴈銜蘆李廣神箭張顛艸書

鼓山珪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

笑一場明州有箇憨布袋

徑山杲

不落不昧徒云解會言下知歸牢關粉碎

楚安方

續明鏡當臺鑒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

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

琅邪覺

百丈野狐語至言麤但薩阿竭吾有吾廬

翠巖眞

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雨西風急近火轉加寒

道吾眞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眞淨文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
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呵會也麼若是你灑灑落落
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
囉

天童覺

舍血噴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

打箇筋斗

宗覺空

諦觀五百生前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歷然殊可
怕人人盡道野狐精

牧菴忠

颯颯春風動物華園林開葉又開花歸來謾與佳人
說鸞鏡臺前雲鬢斜

白楊順

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
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台州鴻福文

不昧不落將錯就錯百丈野狐一坑埋卻

尼無著

不是飜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鋏枝上衆猿驚

宣祕禮

一人道不落一人道不昧夜來一陣狂風生浪打石
頭如粉碎

自得暉

秉大火聚燒太虛空逢磨不會眼瞎耳聾

塗毒策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蒼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

正堂辨

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

窟贏得風流五百生

肯堂克

百丈堂前辨野狐紫羅帳裏撒真珠誰家別館池塘
裏一對鴛鴦水上浮

靈巖安

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言詮

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

鐸

蘇州定慧信

動口生荆棘移身墮野狐趙州來鬪富東壁掛葫蘆

或菴體

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三峯印

不落不昧東倒西播鐵壁银山一時粉碎不昧不落

且無造作誠哉是言不從人學

月林觀

不昧不落錯錯錯錯不落不昧莫莫莫莫坐致太平
實難摸索

墮脫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

天目禮

墮狐身與脫狐身葉落花開幾度春名利只隨騎馬客是非不到釣魚人

村翁鉞

大雄山下老狐精千古叢林惱殺人若遇金毛師子子看伊無處著渾身

石菴珙

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下滄海乾枯

率庵琮

不落不昧兩彩一賽不昧不落千錯萬錯

無門開

不落因果突出野狐人心似鐵官法如鑪不昧因果得脫野狐頂上無骨領下有鬚

座堂愚

增收

百丈普請鉏地次一僧聞飯鼓聲舉起鉏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與麼僧曰適來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

頌曰

孰云意在鑿頭邊一擊圓通徹大千大咲低頭歸去後飢食且莫與人傳

水菴一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箇行人不舉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無準範

天生箇樣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差玆收拾了卻來空手敘寒溫

箇翁敬

增

百丈因一女子

聯燈錄作一僧

哭上灋堂師曰作甚麼

女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

埋卻 頌曰

百丈山頭坐不遙女人山下哭嗥咷一時埋向清涼

汾陽昭

地至孝方能今古超

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娘俱喪向師深雖道分燈傳正法一時埋卻始爲親

延壽慧

增

百丈因黃檗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良久

藥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我將謂你是箇

人便歸方丈 頌曰

國泰由來自偃兵路逢劒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子正令他時作麼行

本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嗣馬祖

示衆曰喚作如如

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聞

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又恁

麼去也 頌曰

張公移住向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

保寧勇

了更來敲碗玩兒孫

續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悔之在後明眼衲僧難

緘其口

佛曰

喚作如如已變名廓然無聖豈容情其間妙叶皆同

類不有玄暉辨濁清

護國欽

涅槃寂滅本無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
則石人夜聽木雞鳴

本覺一

南泉有時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

五燈會元三更有相打

字二

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

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

而出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

南泉雲門曰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

得箇安樂又代曰爲衆除害頌曰

普賢昨夜鬪文殊趂出還同兩手祛卻道趙州行正
今從茲王老一時無

佛印元

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仙

人却看隨後紅羅扇

佛鑑勲

鴛鴦繡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閣
去金鍼難把度蕭郎

錦燈詢

收續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未到

月堂

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殊普賢

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

向鐵圍山

圓悟勤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布鼓當軒爲擊來臥龍驚起出巖隈千峯秀色憑誰

寫一帶澄江古鏡開

無益全

是賊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州禮拜歸堂

去前箭猶輕後箭深

石菴詔

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

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石鼓吏

收增

南泉因到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

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

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頌曰

土地堂前一分飯只爲當年圖口辦行年在坎鬼臨身奉勸禪人休讚歎

大圓智

石上栽花分外奇枝頭春色暗芳菲馨香徧界無人

與一任狂風取次吹

伊菴權

收增

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

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

州禮拜而出僧隨問州曰上座禮拜了便出意
作麼生曰汝却問取和尚僧問師曰適來論上
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頌曰
不是心兮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
珠從教大地如翻墨

雪竇宗

深深深汲古今淺淺淺渾成現水瑩玉壺江澄素練
跳出桃花三級浪戴角擎頭乘快便點額魚馬師口
下空躊躇

圓悟勸

古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剛地起譏訛道泰不傳天子
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龍門遠

剔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分明更爲從頭
舉一任諸方取次傳 鼓山珪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事尚沉吟如今便好猛提
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徑山杲

金剛南際老番王反著襴衫入大唐牛首旃檀都賣
了唯垂鼻孔不囊藏 王堂辨

心佛物兮俱不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橫拈倒用總由
他活捉魔羣穿却鼻 南巖勝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叅見
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 吳元昭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以拂子擊禪牀

爲君擊碎精靈窟天

上人間知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

誰菴演

不是心佛不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尼無著總

華嶽三峯翠挿天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手折取峯頭十丈蓮

開善謙

餓鬼鞭死屍仙人禮枯骨野犬吠荒丘鐵山空突兀

或菴體

六合羣靈競出頭不知何處爲窠窟

倒腹傾腸幾箇知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他家第二機

靈巖平日

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翻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

空驚起須彌高突兀

月林觀

剃頭頭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牀眠抓著通身痒

雪菴瑣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反山鬼窟平

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

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閒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

物咄咄

遜菴珠

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間光照夜

朴翁銘

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徧天涯堪嗟不入聾人
耳空使西山月又斜

息菴觀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千

松源岳

破業亾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孔笛吹過汨羅灣

如菴用

不是心佛物開口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與劈面唾

殺六巖輝

不是心兮不是物白頭生得黑頭鵲覷破門前下馬
臺通身冷汗黑如墨

蓬菴會

南泉因黃蘗首座一日捧鉢於師位坐師乃問

長老甚年中行道曰威音王佛前師曰猶是王

老師兒孫蘗遂過本位 頌曰

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

却幾箇如今眼子青

龍門遠

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當時開大言黃蘗見機分主

伴典刑千古定宗門

跋山如

續明明攪動一缸屎却把麝香燒旖旎許多香氣不

曾聞渾身坐在屎缸裏

蒙菴岳

南泉捧鉢入堂來賓主分明肯自乖莫把威音論戒

南泉禪檢人堂來實主令即肯自乖莫味風音餘無
曾聞戰良坐亦果瑣裏

藥茶出

即即即即一瑞氣味味香熱熱熱熱香熱不
斗典既千古安宗門

賴山吹

風音王制長良絲王步當都開大言黃藥良琳今主
味幾箇吹今即子青

龍門吹

於此步來詣晴靜人前谷自照對對一未食對照
步福良新藥新藥本立

即曰

是步萬年中行能曰風音王制前轉曰餘是王
南泉因黃藥首坐一日赫檢公神立坐神代問

二九七